

品鉴

掘金者

□周刚

夏晓云是我的朋友，他在我的朋友圈中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人。无论与你分别多久多远，他的形象与表情却消散不去。只要你稍不小心，你对他的印象就像慷慨的铺就在你脚下的路，带你去与他交往的往事中。每到这个时候，我那被裹藏的心像一潭透亮的清澈的可以看到彼此心的倒影。只要是三五朋友在一起，你便最多听到的是大家亲切的称呼“晓云”的名字。

晓云不与人争，他把愤怒、不满与痛苦囚禁在他的心底。他常有一种违背自己来成全他人的释然。对这种违背，他也乐于平静的接受。无论什么人用极简的语言或是长篇高论他都会耐心的听着，并将你的语言和高论在他的心中组合拼图或画面。在他的拼图完成前，请你别做出任何评判或下定结论，因为当晓云的拼图完成之后他自有定论。无论你说的是清晰或者是模糊，是黑夜还是黎明，当他心中的拼图完成之后，心中便是明朗的。这是晓云，一个不与人争，也是不屑与人争的晓云。

晓云的作品清澈透明，他常常用湿画法，甚至是湿中湿的画法来表现烟云朦胧的江南景色。他有良好的艺术基础和个性的艺术追求，他的作品往往给我们带来新的气象和那跳跃的却又是稳健的，沉沉的水色朦胧的南国风情。他的作品是一个个细节精彩的综合，却又露出了整体浑然的华彩。以使得他的作品给人精致和谐，整体流畅的总体感受。他的作品有着中国传统水彩一脉相承的精神与风格，这里我用石涛先生的一句话共勉：“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天幅上换取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这也是晓云在求索的路上自觉自勉与写照。

2012年的夏天，我们在中国水彩高研班的教室里画画，我和晓云的脖子上都挂着一条毛巾，我们的衣服被汗水紧紧的黏在身上。我们边画边用毛巾堵住我们的额头，担心汗水无阻拦的咬伤我们的画面。晓云更是一改平日的形象，灼灼袒露其生命的坦荡。他的作品就像他此刻的表情，火焰一般扭曲、盘踞、崛起在纸面上。教室里的同学很多，窗户被紧紧的遮着，模特的汗水也从背上滑落，被灯光浮出明亮。晓云是教室里迁徙最多的候鸟，他不断的变换着角度。他在幽暗和缝隙间将激情凝聚成芳华吐露在画面中，他的心上像升起了桅杆飘扬着一面前进的旗。他的脸如同一枝向太阳祈求生命的向日葵，模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他脸的去向，他落在画面

上的每一个线条都是他期望其给予生命新的期许。下课了，我们推开窗门，教室的一角你却看到失落的晓云垂头的坐在那边，像是不忍离开战场的战士。他似乎还裹挟在战士前进的步履中。这时窗里窗外都传出“晓云，晓云”的喊声。晓云如梦醒来，好像提着身形重裹再度回到我们中间，谈笑风生自然也围着晓云开始了。

小时候我听老人们讲过一个行者舍命探求黄金的故事。最终无常的风将他那将我探寻的灿灿黄金，他的生命归于土地。在阳光升起的时候，在他的身体归于土地的周围，便是灿灿黄金。晓云正是一个行走在路上的探求黄金者。他途径的山没有名字，河流正不明去向。探金的路上是艰辛和孤独，更有持续流逝的时间陪伴在他的左右。在探金的路上，你常常伸出手栽下的可能是冬天里的泪“花”。你走过每次开启的门，寻找到的可能是一个新的拒绝。然而你却不得不在这种拒绝中低头捡起起尊严继续探索。你必须坚定的在你的心中反复念叨着，如果愿意，我愿意用我的一生与你的土地交换。因为在我身归土地的瞬间那将是我探寻的灿灿黄金。那也是我们这些追寻者为自己灵魂安的家。探寻者常是那种活在当下幸福在未来的人。当一个未来破灭，他又为自己许了一个新的未来。

时间就像秋风中飘落的叶子，一片一片。把追求者从少年飘落成中年，更把追求者在苍凉中铸成坚硬和孤独的王者。如果有人问及王者的往事，他便摊开遗落在他的作品中的时间和你能清晰读到作品中探索者的艰辛，如果你继续探究，你便可以读到故事的从前。他还可以隐约的告诉你，生存唯有追逐才能领略到当红日升腾时，王者归来的荣光。

我尝试着叙述晓云和类似晓云般的朋友们，却总是叙述不清。我只能用我的心来体会晓云的心。我们似乎都是那种舍不得点滴时间的人，也是在我们探寻的路途中真切的明白我们需把最动人的弦交到自己的手上，便可以弹出自己真正的渴望。如若你有半点淫弱你会轻易的埋在孤独的日子与迷途中，在痛苦与失望崛起的尘途中找不到自己。你越是对这种孤独与迷途妥协，越是伪言膜拜它却越发神秘高远。如若你在每一个孤独的日子里坚定的探掘，你将能识别和最终在掘土中找到自己，迎来心灵故乡的整座春天。

(作者系中国美院教授、中国美协水彩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杂谈

书房的秘密

□汪政

我给自己收拾出一个书房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喜欢书，喜欢买书，又是个读书教书的人，没有个书房怎么也说不过去。我现在已不大提自己的书房名了，但许多朋友和学生都还记得，因为我常常在文章后写上“某年某月于二人转书屋”。

二人转书屋，这就是我给自己的书房起的名号。那时还没有小沈阳，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赵本山，那时起码南方的人们还很少观赏二人转这门东北民间曲艺表演。但我居然借用了这个名儿。

记得在回答朋友问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我曾有一段半文半白、自嘲嘲人、讽己讽世的文字，大意是说自己房子逼仄，左腾右挪隔出半间书房，只能容一人一几，所以也只能一个人在里面读书写作，夫妻两个（不孝的就是我们两口子都端着读书的饭碗）都要用时筒直接抛硬币，要用锤子剪刀布来决定，恨不得打架。二人转就是这个意思，两个人都要用书，怎么办？“转”着来，这就是我们的“二人转”。后来不曾想到不但二人转火了，赵本山红了，连小沈阳都“疯”了，我就不大用那名字了，因为有跟风傍星之嫌。

虽然不大用“二人转书屋”了，但书房还在，而且越来越大。虽然早已从小县城出来，但当年刚刚在小屋隔出小书房的记忆还在，每每看到摆在书架上自己写的书房匾额，那个简陋不堪的小书房就会浮现在眼前。几个小书柜一围，仅容一人侧身而入，窗外搁着一张书桌，窗外树影婆娑，

绿意盎然。深夜将台灯关了，月光便泼洒进来，真如水银泻地。小城夜晚的那种静谧现在是怎么也找不见了。那时候，疲乏了，心烦了，在小书房里坐一坐，喝上一杯白开水，便什么都忘了。

这大概才是书房真正的好处。书房的功用是什么，书房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说是为了读书，读书作文，这种解释当然不错，但哪里不可以放书呢？又哪里不可以读书呢？有人还说马上枕上，甚至说马桶上最好读书呢，所以，读书人自己弄个书房的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有一间书房，便与世俗、繁杂隔开了，有了一块清静的好去处。在教育并不普及的过去，识字断文是为文人这个特殊的阶层所掌握的，辟一间书房，便有了自己拥有特权的地方，所以，放不放书，读不读书，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

能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古今中外读书人是相通的。卡夫卡说：“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柱户的地窖的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又回到我的桌边，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对独处的爱好可以说已到了病态的地步，这景象实在像是一个思想家在坐牢。不过，卡夫卡的这个梦中之地好歹还可以冠以书房之名，而中国的青丘只说“自己的房间”。她的

《自己的房间》一文开头一句话单独一节，很是醒目：“现在，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她接着说道：“我的房间，也许狭小得很：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再也放不下什么了。”一个读书写稿子的人，居然不在自己的房间里放几本书！因为她的理想不在读书写字，只是“让我自个儿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听着，看着，幻想着吧！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我的存在，我便可以自由工作、娱乐、与休息了。”

所以，书房实际上是一个特别需要的一个私人的空间。在这里，固然可以读书写作，但更多的大概是调适心情。读书人心情不好了，大都会去书房的。戏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老爷拂袖而去，进了书房。所谓闭门谢客，也并不是关了大门，而是书房的门。

现在电影电视里夫妻吵架了，丈夫（为什么是丈夫？妻子大都摔了卧室的门以被蒙面，但功能是一样的）也经常奔到书房，把门一关。这种情节我以为并不是绝对虚构，如果我爱人指着关着的书房门对女儿说，嘘，爸爸在书房。我家女儿必定立刻蹑手蹑脚，大气不敢喘，因为她知道，爸爸生气了。

现在，人人都读书，处处可读书，好像不再需要刻意弄个书房什么的，但我还是强烈建议每家都置一间书房，不但放书，还有涂上颜色，配上音乐，就像那种心理治疗室一样。压力这么大，矛盾这么多，有这么一间屋子，坐进去，按摩按摩神经，多好。

(作者系省作协副厅级干事、创研室主任，一级作家)

微思录

正心之始，当以己心为严师。凡所动作，则知所惧。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则自然心正矣。
——朱熹谈为人

凡世之所贵，必资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
——苏轼谈书法

城市独特的风貌和个性是城市之所以具有魅力的重要原因。避免和拒绝雷同，保护和彰显个性，是当代城市建设中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孙家正谈城市建设

改善民生，文化是很重要的方面；优化生活质量，文化是一个显著的标志；提高幸福指数，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文化有着巨大潜力。我们文化工作者应当看重自己的工作，勇于和善于文化担当，为发展文化做出自己的最大努力！
——章剑华谈文化

泉石激韵

祝福新年

□胡巨勇

时钟的滴答
是岁月踏在心上的足音
唤醒千年的梦
匆匆离去的回忆
如撕下的日历
与过去的
成与败 甘与苦
作一次清零

轻轻把梦想播种于时光之园
期待 梦之光
耀照明天的现实
抽出心有所想之芽
结出行有所为之果

请相信
每一种等待
都会穿透黑夜里冰冷的迷茫
每一种付出
都会收获阳光里绽开的笑脸

祝福新年
让我我在午夜
挥手与旧日告别
祝福新年
明天的愿景
将由你我
用努力去定义

光影视界



《船台风云》 杨小多 摄影

艺耕絮语

当梦想触碰现实

□李蕃

无数次问自己，梦想有多远？现实有多近？当梦想触碰现实，希冀绽放怎样的花朵？喜欢那种用心投入的写作过程，有一种生命表达的畅快。将梦想的蓝图用现实的文字和形象达到与公众的沟通，幸福无比！将曾经的梦想追求、现实经历以及其间的所思所感，与时代和社会相交织，在真诚的作品中让梦想触碰现实，精彩无限！

在南京出差时，接通知第二天回去参加表彰座谈会，话剧处女作《国考魔方》继获江苏戏剧文学奖、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以及南通市文学艺术奖后，再次荣获本届市里的“五个一工程”奖。连夜风尘仆仆赶回南通，第二天走进表彰会场时，曾经期待许久的那份激动，曾经为这部作品付出的一切，已然是绚烂归静的云淡风轻……

曾经用心写过很多作品，《国考魔方》为初涉戏剧之作，投入了刻骨铭心的现实感悟和深沉呼唤的梦想追求。其间采访过很多人和事，融入了自身经历的成败得失，在心无旁骛的写作过程中，领略到磨砺与精彩间梦想触碰现实的那份感动与沉思。获奖是一种肯定，而让作品真正实现其价值更让人心动不已！

今年三月，在这部话剧中出演主角的演员来我市演出时，很认真地感谢这部作品帮助他作出人生

的重要选择！此语一出，让我惊讶。自己第一部话剧作品，只是试图用典型的戏剧故事告诫年轻人不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地去哄抢“铁饭碗”，除此而外可以驰骋的空间无限宽广。剧本能有幸被搬上舞台，已深感幸运，只要观众喜爱，便是最大满足，如何想到会有力量去影响他的命运走向。他的细述，让我感触良多，感叹于一个作者和作品所应有的担当和坚守。他曾经很长时间徘徊于两座城市两个必须作出选择的环境。一个稳定、保险，但梦想的空间受限。另一个则挑战、精彩，但一切都要去拼搏。他最终放弃曾经拥有的一份稳定现实，而投身到心仪的梦想世界……那也是我作品中呼唤的一种梦想人生，戏剧性地发生在身边的现实世界。这种触碰让作者欣喜，也许这个作品没有白写！

当这部作品去大学校园演出时，结束后的座谈会上，大学生们用纯真的感悟对作品作出他们心中的解读。表示无论今后做什么，都会循着梦想的足迹，在现实中脚踏实地地去寻觅支点。考公务员也罢，创业也好，只要是自己喜欢和愿意做的，能够对社会有贡献的，都不妨去尝试，不必非挤在一条道上走到黑……这正是自己曾经最想传达给观众的，在他们中获得共鸣，是对作者的最大褒奖！

(作者系南通市文联联部主任、编剧)

作品的创作带着自己曾经深埋于心的艺术梦想，在后来的儿童剧《回来吧，宝贝儿！》公演之时，当家长带着孩子看完这个如何关爱生命的故事时，我获得的反馈信息是……让孩子从中懂得了人间真爱……这种收获于作者而言是梦想触碰现实时的动人闪光。

循着梦想触碰现实，内心会涌动更多自觉的追求。每每写新作品，时常问自己，创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为小我的陶醉？为功名的得失？还是为灵魂的求索？我喜欢那种触碰时代的鲜活、触及灵魂的深刻和触发共鸣的温热。带着这样的创作出发点，到生活一线到民众中去刨挖素材、感悟生活，会油然而成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理应为创作者的职业习惯和艺术良心所在，作品价值的实现该是其最大的梦想。用作品与心灵沟通、与现实对话，在真善美的传递间实现精神引导和心灵抚慰，使作品务实回报社会。

其实梦想并不远，它就在我们内心深处，现实也非触手可得，它需要梦想的关照。“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当理想触碰现实时，希冀能激起让人心动的浪花……

(作者系南通市文联联部主任、编剧)



扬雄 本姓杨，扬雄好奇，特自标新，易姓为扬。字子云，汉蜀成都人，思想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少时家贫，不慕富贵，酷好辞赋；论学以“玄”为宇宙万物之本，提倡如实认识自然；教育则尚“君子”，教以“礼”、“义”，以“思”为教化之关键。有《扬侍郎集》传世。

少时多博览，寡言好思量。
四十京师游，给事黄门郎。
三世不徙官^①，牵累险遭殃。
以玄立学说^②，万物识造相。
视听言貌思，品德塑形象。
孔孟圣路塞，开道再弘扬^③。

注释：① 扬雄任给事黄门郎，历经西汉成帝、哀帝、平帝三朝，均未升迁。

② 扬雄提出“要合五经”的经学立场、“《易经》为经首”的经典次序，且拟《易经》作《太玄》，系统阐发其经学观点，并作有《太玄赋》。

③ 扬雄批判神学经学，旨在恢复孔子以来的正统儒学，为孔子儒学在汉代正常发展开辟道路。

詩書聖賢

(二十六)

扬雄

章剑华
作并书

少时多博览，寡言好思量。
四十京师游，给事黄门郎。
三世不徙官，牵累险遭殃。
以玄立学说，万物识造相。
视听言貌思，品德塑形象。
孔孟圣路塞，开道再弘扬。